



▲ 以福爾摩斯頭像作為招牌。

# 偵探書屋 找尋新形態經營模式

融入多元創意 走出獨特風格

文／葉俊甫、圖／潘云薇

「偵探書屋」不斷探索創新的經營形態，相信即便前方  
只有稀微光線，總會找到出路。





▶ 「偵探書屋」創辦人「探長」譚端。

鄰近臺北市南京西路圓環的巷子內，巷口是間經營多年的飲料攤，老闆娘爽朗地與顧客寒暄聊天，再往裡頭走，幾間老舊屋舍久未整修正歇業，巷內炒飯店家的鍋鏟翻攪著跳躍的米粒，油煙流動香氣四溢，在略帶吵雜的氣氛間，一間招牌印有福爾摩斯頭像的店家坐落其間，這裡是臺灣首間以推理、偵探為主題的獨立書店，專賣各國偵探推理小說的「偵探書屋」，創辦人「探長」譚端說，「書店就是應該開在市井中，你不覺得，有一種案子隨時可能就會發生的氛圍嗎？」

笑稱偵探書屋是「美麗的錯誤」，譚端說，原本開在大稻埕永樂座，但因為跟別人共用空間覺得「不夠獨立」，因緣際會找到南京西路現址，「當時，內心深處有個聲音呼喊著，如果有一個空間可賴以謀生，也不用搞辦公室政治文化，為什麼不開間夢想中的書店？」曾翻譯推理小說、自己也創作的譚端，想著倫敦、紐約都有專門的類型書店，為什麼臺灣不行？於是採取行動，收書、向媒體宣布、架網站開粉絲專頁，一切順理成章，偵探書屋就此開張。



▲ 「偵探書屋」專賣各國偵探推理小說。

## 空間設計具巧思 彷彿走入時光隧道

偵探書屋的空間設計頗具巧思，除了經典的偵探高腳帽、菸斗、畫像、偵探推理電影海報的陳設外，充滿質樸的復古氣氛，店內有高掛的蝙蝠、鹿頭標本，廁所中還有令人驚悚的斷臂，洋溢戲劇張力。譚端說，書屋空間設計是從「死亡」為創意發想，「尤其亞洲社會特別不願意面對死亡，但是，若你不知道怎麼死的話，要如何去知道怎麼樣活？」



▲ 牆上為各自領域名人的簽名。

為讓讀者願意面對、了解、思考生命的意義，譚端理想中的書店是充滿死亡氣息的，「但你不會願意每天都走進去一間鬼屋吧？」所以裝修設計時，他用神秘感氣氛取代恐怖，走一種「略帶福爾摩斯 18 世紀年代、有點光線但不是太明亮，陳設建構出某種老舊昏暗的氛圍」風格。譚端笑說，像是店內的骷髏頭就是紙做的，看起來不可怕還有種親切感；他透過書屋空間描繪時間感，「時間是最神秘的東西，沒有人搞得清楚那是什麼，希望讓走進的人，有一種介於現實與虛幻、過去與現在交錯的感受。」

## 多角化經營推廣類型文學 打造閱讀空間

偵探書屋旗幟鮮明，幾乎是臺灣獨立書店類型專門店代表，譚端藉由書屋，推廣推理偵探類型文學。書店裡收藏的書幾乎以偵探推理為主，日本社會派、本格派，歐美的冷硬派、警察小說、女法醫、安樂椅偵探等系列作品一應俱全，他還貼心針對年齡層推薦適合閱讀的作品，「最理想的狀態，書屋就是個閱讀空間，現代人面對太多誘惑，也許來到這裡，願意安靜看一本書，進一步系統性地讓讀者認識偵探推理的歷史。」



▲ 紙做的骷髏頭。

開書店似乎是一種浪漫的想像，但現實壓力很快襲來。譚端說，開店後沒多久，發現名氣跟收入無法成正比關係，雖然有影劇作品、電視廣告以偵探書屋為主題，但帶來的消費力卻寥寥可數，可是店總得繼續經營，因此他發揮創意，白天書屋搖身一變成為販售手沖咖啡、飲料的文青店，晚上則賣起美國冷硬派小說中偵探才懂品嘗的波本威士忌；另外也會舉辦偵探書屋沙龍，透過講座與讀書會方式，引介推廣偵探推理文學，推出各類型的特別企劃，密室逃脫、解謎遊戲、朗讀會、戲劇演出，將能吸引人潮的創意化成實際行動，活動接連舉辦，但譚端有點無奈地說，「有些活動真的吸引很多人潮，但我每次都會問自己，這樣的話，我開活



▲ 辦活動吸引人潮來參加。（譚端提供）

動公司不就好了？能提供一個供大家閱讀的空間，那才是我內心的答案。」

譚端說，期待偵探書屋會是閱讀空間，大家喜歡是因為平常不打開書的人，到了這裡會有打開書的衝動，因此他推行會員制，只要成為會員，可不限次數閱讀店內收藏，還能借閱與折抵店內消費，「其實，若店內一直辦活動，是會影響付費會員的權益。」但如果藉由知識分享的方式吸引人潮，「畢竟我不是書本的消化機，做久了也會疲累」，尤其現在店內事務大多由譚端一人負責，時間被分割碎裂，「我其實很願意為這個空間發想創意，但有太多瑣碎的行政事務需要處理，哎呀，我也在很認真想找出，怎樣才是對偵探書屋最好的經營模式。」

## 堅信實體書店存在必要 擁抱精采故事

即使笑稱遭逢經營「低潮期」，但譚端仍相信實體書店存在的必要性，「人們會到書店，就是在尋找滿足靈魂所欠缺的東西。」如同在推理偵探

故事中，人們可以從角色間找到些許安慰，「有人被殺，也有人被平反，至少讓我們覺得這世界還有正義存在。」他表示，來偵探書屋的讀者，也許找到知識、也許找到娛樂、也許只是打卡拍照到此一遊，但也可能啟發了靈感，例如「這樣也能是一個書店？也許可以激發更多專門領域書店有更大膽的想像，讓類型書店發現其他可能性。」

走在獨立書店的路上雖然辛苦，但譚端對開店這決定並不後悔，「實體空間讓我可以擁抱很多精采的人。」踏進偵探書屋的人不計其數，包括侯孝賢、陳沖、朱天文、朱天心等，以及許多媒體人、藝術家、作家、導演、政治人物等活躍在各自領域的人都曾造訪，他笑說，自己只是個書店老闆，容納各種派系、各種主張的人到來，不會設定立場，「書屋變成一個融合不同社群的場域也很棒，或者是因為在書店談事情，感覺會比較有文化一點吧。」

偵探書屋曾經迎來素有「日本推理小說之神」稱號的島田莊司，他曾稱讚書屋結合了書店跟古董店的風格，在日本似乎從未見過，提起這



件事，譚端淡淡地笑說，島田莊司是來參加文學獎頒獎典禮後，順便抽空到偵探書屋待了一下午，記憶深刻的就是「島田跟我的狗阿嘉莎見了面，偵探書屋在某種程度上，竟然跨越時間與空間，讓推理天后跟天王見面了！」

## 影視作品改編推理偵探 媒合兩端成核心價值

堅信推理偵探文學應該獲得更多關注眼光，譚端也致力媒合臺灣本土偵探推作家與影視產業結合，「就像 BBC 製作的《新世紀福爾摩斯》一樣，雖然講得是百年前的故事，但放在當代仍受歡迎，偵探角色可以超越時代，絕對有市場性，國外利用影視作品推廣，臺灣也得要嘗試看看才行。」

曾是紀錄片工作者的譚端善用過往人脈，讓影視媒體製作人與臺灣書寫偵探推理的作家相互

認識，「臺灣可以產生好題材，不一定只能改編國外版權，應該要扶植本地作家壯大，至少要讓雙方知道彼此的工作模式。」他說，寫作者要知道影視市場需求，影視端也要知道臺灣有哪些本土創作者，一起組成團隊，攜手拓展文類發展性，扶植培養出更多類型產品，才有機會讓臺灣的推理偵探創作者被看見，「創造機會與媒合兩端是偵探書屋存在很重要的價值，我不會過問是否成功，都是無償協助這件事，是因為我覺得這是我開書店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。」

譚端強調，推理偵探文類往往被排除在嚴肅的純文學之外，被貼上大眾文學的標籤，「類型沒有對錯，只要在作品中能反映受挫的靈魂或是處於困頓的心境，讀者能得到安慰，就是好的文學作品。」他舉例，像是義大利作家艾柯（Umberto Eco）、加拿大作家愛特伍（Margaret



▲「日本推理小說之神」島田莊司（左）拜訪「偵探書屋」。（譚端提供）



► 譚端相信實體書店有存在的必要性。

Atwood)、阿根廷作家波赫士(Jorge Luis Borges)都曾經以推理偵探為題材創作作品，「我推廣讓更多人認識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更開闊的心境去認識推理偵探文學，而不要先戴上歧視的眼鏡。」

## 尋找轉型出路 五感閱讀開拓多元文本型態

面對閱讀型態的轉變，譚端也努力為偵探書屋找到轉型出路，這兩年他開拓五感閱讀，開始寫劇本、把劇本在書屋演出、將戲轉換成有聲音頻、讓有聲音頻開發成有聲書、之後再把有聲書轉換成桌遊，開拓單一文本的多元性。譚端跟因書屋締結良緣的太太正透過聲音劇場的方式尋找契機，「試做幾次經驗下來，發現人是願意為聲音付費的，只是要有好產品。」他們打算從旅行出發，融入偵探小說邏輯，為旅程提供線索，最後拼湊而成的結果，就是一種新產品。

譚端正在探索新形態的書店樣貌，以閱讀空間為本，但不再只是單場次的講座，他規劃成「學堂形式」，讀者透過聲音課程，跟著他一起到世界各個角落走讀，「運用科技力量，傳播知識文化，不只是導遊的方式，而是藉由知識共享，共同經營書店空間。」

回首過往5年，譚端說，其實開心的事情真的不多，但進入書店時，就像星艦迷航一樣，在黑暗的宇宙間看見些許稀微的光線，就為了那點光明而努力向前，即使途中遭逢危機、人心叛變，但仍心懷理想，相信總有一天會到達燦爛光明的星球。

雖然看著有河BOOK、旅人書店接連傳出歇業轉手後，也曾自問「臺灣真的需要像偵探書屋這樣的實體書店嗎？」但譚端深知，唯有透過創意讓書店找到新的經營模式，才是繼續下去的不二法門。他給自己的答案是「既然前面還有一點光，那就往前走吧！」